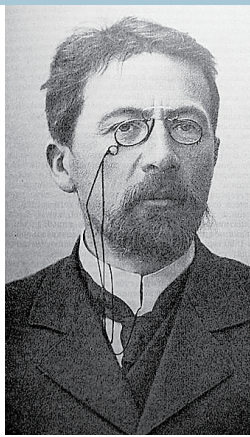




沉静、优雅的俄罗斯文学家契诃夫



《套中人》插图

迷人的契诃夫

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广袤的俄罗斯是一片神奇热情的土地，孕育了无数文学艺术大师，契诃夫就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契诃夫全名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出生，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农奴，后来祖父经过自己的奋斗为全家人赎了身，家境虽然贫寒却也其乐融融。契诃夫的母亲是一位服装商的女儿，年轻时随父亲外出经商，见多识广，她经常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这为契诃夫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契诃夫后来曾多次说过：“我们的天赋源自我们的父亲，但我们的灵魂源自母亲。”

1867年，契诃夫进入家乡的一所学校读书。几年后，契诃夫父亲的商店破产，被迫举家搬往莫斯科谋生，契诃夫因学习法语未能成行，留在故乡靠给人担任家庭教师和写稿来维持学业生计，直到1879年高中毕业。这一年，契诃夫可谓是多喜临门，他不仅去了莫斯科与家人团聚，而且获得奖学金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就读，更重要的是，就在这年年底，契诃夫还完成了自己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1879年可以说是契诃夫文学创作的一个起点。

在随后的几年里，契诃夫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1886年，他的成名作《凡卡》完成，这是契诃夫创作思想和艺术的一次大飞跃，整篇故事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华丽耀眼的主人公，只是借一个几岁孩子凡卡给乡下爷爷写信这个过程，勾勒出了19世纪末期俄罗斯贫民的生存状态。契诃夫在小说结尾处的描写，相信凡是读过的人都会记忆犹新：

“快来吧，亲爱的爷爷，”凡卡接着写道，“我求您看在基督的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的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

又孤零零的，难受得没法说。我老是哭。有一天，老板那槓头打我的脑袋，我昏倒了，好容易才醒过来。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我问候阿辽娜，问候独眼的艾果尔，问候马车夫。别让旁人拿我的小风琴。您的孙子伊凡·茹科夫。亲爱的爷爷，来吧！”

凡卡把那张写满字的纸折成四折，装进一个信封里，那个信封是前一天晚上花了一个戈比买的。他想了一想，蘸一蘸墨水，写上地址：“乡下爷爷收”。

乡下爷爷收到凡卡的信了吗？这个问题一直牵动着这篇短篇小说的读者特别是孩子们的心，但至今也没有答案。

此后，契诃夫进入了创作的丰收期，题材也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反映底层老百姓悲惨生活的《苦闷》《凡卡》，也有描写小人物战战兢兢心态和面貌的《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还有讽刺某些人物见风使舵奴颜媚骨的《变色龙》，更有揭露专制制度对社会和人性极端摧残压制的《套中人》。契诃夫的作品文短气长，描写人物一针见血开门见山，许多作品被视作经典广为传颂，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坛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契诃夫也由此与莫泊桑、欧·亨利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契诃夫作品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作家，巴金、沈从文等就曾公开表示受到他的熏陶，著名作家冯骥才也在文章中说：“在俄罗斯作家中，我受契诃夫影响最大。我迷恋他到处闪烁灵气的短句子，他那种具有惊人发现力的细节，他点石成金的比喻；更迷恋他的情感乃至情绪，他敏感的心灵，他与生俱来的善良和无边的伤感。”2002年夏天冯骥才访问俄罗斯，专门到新圣母修道院，在契诃夫的墓碑前献上了一支鲜红的康乃馨。

莫斯科郊外的医生

契诃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医

为纪念俄罗斯文学大师契诃夫去世11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学者和翻译家童道明编著的《爱的故事：契诃夫与米齐诺娃》，这本小书通过几种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位文学巨匠生命和情感的故事。

契诃夫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位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曾入选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中国孩子。契诃夫小说虽然没有托尔斯泰史作品诗般的场面，也少有屠格涅夫小说田园诗般的爱情悲剧，但他更关切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他笔下思念爷爷的凡卡、变色龙奥楚蔑洛夫、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我们记忆中永远是那么鲜活、动人，伴随着我们一路成长。



契诃夫作品集

生，他曾经这样说过：“医生是我的职业，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大学毕业后，契诃夫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行医，广泛接触了农民、工人、地主、官吏、教员、店员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契诃夫以一个医生的视角观察社会，对于社会上任何病态、无聊、庸俗、肮脏甚至反动的东西，他总能深刻地剖析，他手中的笔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着病态的社会，为人们清除思想上的毒瘤。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他一生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和揭露性，契诃夫也由此成为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契诃夫的创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其作品生活气息非常浓郁，他也从未放弃医生这个职业，他曾经说过：“学医对于我的文学事业有着极大影响，它大大扩大了我的观察范围，充实了我的知识。”正如契诃夫所言，医生这个身份为他直接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让他写下了大批与医生、医院和病人的作品，譬如《乡村医生》《治疗酒狂症的单方》《神经错乱》《没意思的故事》《跳来跳去的女人》《第六病室》《醋栗》《姚尼奇》《出诊》和《海鸥》等等。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也在《在契诃夫周围》中写道：“他在这儿给患者看病，而且必须代替也出外度假的县医官，遵照本地行政当局的委托，坐车到外地去验尸，以鉴定人资格出庭作证。契诃夫在慈文尼高罗德获得的生活印象，使他写出了小说《死尸》、《验尸》、《塞壬》等。”这就是生活积累的力量。

无独有偶，早在20世纪初便向中国读者介绍契诃夫作品的鲁迅先生也具有医学背景，在这一点他们两人是相通的。1909年，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其中收录了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小说——也许正是相似的经历使得鲁迅对这位俄罗斯同行格外垂青？

一位中国作家曾经这样评价契诃夫的两重身份：“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契诃夫的医生，才会有这样一个叫契诃夫的作家。”

此言不虚。

契诃夫的红颜知己

契诃夫是个忧郁、沉静、优雅的男人，他的感情生活相当丰富，据契诃夫故居纪念馆馆长贝契科夫介绍，他的一生至少有二十几位红颜知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俄罗斯名媛、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女儿塔吉扬娜·托尔斯塔娅。塔吉扬娜曾在日记中吐露了她对契诃夫近乎疯狂的爱：“契诃夫……这是一个我可以发疯地去依恋的男

人。没有一个男人像他那样，能让我一见钟情。”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两人之间的这段感情无果而终。

契诃夫虽然拥有众多的女友，但他一生最爱的两个女人却是初恋情人米齐诺娃和妻子克尼碧尔。

米齐诺娃是契诃夫妹妹玛莎的同事，因为这层关系而与契诃夫相识，米齐诺娃聪明美丽，与契诃夫有着近十年的恋爱史，契诃夫对她的迷恋堪称疯狂，在写给米齐诺娃地情书中，譬如“迷人、美妙、可爱”之类的字眼比比皆是，而契诃夫则总是谦卑地称呼自己是“您的奴隶”。但两人最终也没有走到一起，米齐诺娃与契诃夫的至交好友、著名画家列维坦发生了一段恋情，后来又与作家帕塔宾科私奔到巴黎并生下了孩子，但最终被无情抛弃。这段故事后来被契诃夫写进了剧本《海鸥》，人们都知道《海鸥》中那位美丽、善良的女主角原型就是米齐诺娃，她的名字也与契诃夫一起留在了俄罗斯文学史上。

契诃夫的恋人是《海鸥》生活原型，而妻子则是在《海鸥》中扮演女主人公的演员克尼碧尔，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巧



合。1901年，契诃夫与克尼碧尔结婚，克尼碧尔是一个生气勃勃、独立果敢的女人，契诃夫在她身上找到了刚强、热情和爱。但此时契诃夫的肺病已入晚期，一位专门为他人看病的医生曾这样叹息：“契诃夫的不幸，是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消受新婚的幸福。”克尼碧尔常常需要外出巡演，因此他们的婚姻生活总是聚少离多，但这却恰恰满足了契诃夫对妻子“最好是一个月亮，不要和我出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的特殊要求。1904年6月，健康状况不佳的契诃夫去德国巴登魏莱尔疗养，随之出现了心力衰竭，7月15日，契诃夫在巴登魏莱尔去世，年仅44岁。契诃夫去世后，克尼碧尔终生未嫁，一直守护着他们那段只持续了三年的短暂婚姻。契诃夫真心爱过的两个女人，一个被称作“契诃夫的海鸥”，一个是“契诃夫夫人”，两者孰轻孰重，只有他自己知道。

1893年11月16日，契诃夫在致恋人米齐诺娃的信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话：“我依旧迷人。”是的，百余年后，契诃夫的一切依旧迷人。☞

契诃夫与恋人米齐诺娃